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二十八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一

舉士

周官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物猶事也興猶舉也民三事教成鄉大夫舉其賢者能者以飲酒之禮賓客之既則獻其

書於
王

鄉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鄭司農云興賢若今舉孝廉興能若今舉茂材厥明鄉老及鄉大夫羣吏獻賢能之書於
王王再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天府掌祖廟之寶藏者內史副寫其書者當詔
王爵祿之時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興舞當射之時民必此觀焉因詢之也

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

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詳見學校考

州長各掌其州之教治政令之法正月之吉各屬其州之民而讀法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若以歲時祀祭州社則屬其民讀法亦如之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

黨正各掌其黨之政令教治及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邦法以糾戒之以四孟月朔日讀法者彌親民者於教亦彌數春秋祭禜亦如之正歲屬民讀法而書其德行道藝以歲時涖

校比及大比亦如之

族師各掌其族之戒令政事月吉則屬民而讀邦法書其孝悌睦婣有學者

閭胥各掌其閭之徵令凡春秋之祭祀役政喪紀之數聚衆庶既比則讀法書其敬敏任恤者

禮書曰閭胥聚民無常時族師屬民有常月族師歲屬以月吉與春秋黨正歲屬以孟吉與正歲州長歲屬以正月之吉與春秋然後鄉大夫三年大比之以

卑者其職煩尊者其事簡也由黨正而下有所讀有所書州長則有所讀無所書而有所考鄉大夫則考而興之無所讀敬敏任恤易知者也故閭師書之孝悌睦婣有學難知者也故族師書之德行則非特孝悌也道藝則非特有學也故黨正書之書之者易考之興之者難故書之止於黨正考之在州長興之在鄉大夫以卑者其責輕尊者其任重也凡此皆教之有其術養之有其漸方其在學也一年視離經辨志

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此中年考校之法也大胥掌學士之版春合舞秋合聲於其合聲則頒次其所學而辨異之諸子掌國子之倅春合諸學秋合諸射以考其藝而進退之比年考校之法也學之考校如此鄉之考察又如彼所掌非一人所積非一日此人人所以莫不激昂奮勵以趨上之所造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三歲大比則率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興甿舉民賢能如六鄉之所為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勑其餘以治職事

按六鄉之外為六遂遂大夫之職猶鄉大夫之職也州長以下之職猶縣正以下之職也然勵教化興賢能之事鄉詳而遂略先儒謂鄉以教為主遂以耕為主豈遂民不可教而鄉民不可耕邪蓋亦當互文以推之

國語齊桓公內政之法正月之朝鄉長復事君親問焉曰於子之鄉有居處好學慈孝於父母聰慧賢仁發聞於鄉里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明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竣音悛退伏也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拳勇股肱之力秀出於衆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蔽賢其罪五有司已於事而竣公又問焉曰於子之鄉有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驕躁淫暴不用上令者有則以告有而不以告謂之下比其罪五有司已於事

而翋是故鄉長退而修德進賢公親見之遂使役官及
五屬大夫復事公問之如初五屬大夫於是退而修屬
屬退而修縣縣退而修鄉鄉退而修卒卒退而修邑邑
退而修家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舉也匹夫有不善可
得而誅也

因讀國語此章而參以王制所言司徒俊選之事
然後知古之聖賢其於化民成俗選賢與能二事
視其賢愚升沉舉切吾身故其為法甚備其教人

也不特上賢以崇德而必欲簡不肖以絀惡其舉人也不特進賢受上賞而必欲蔽賢蒙顯戮蓋賞罰相胥而行則始不視為具文後世非不立學校也而未聞有不帥教之罰蓋姑選其能者而無能之人則聽其自為不肖而已非不興選舉也而未聞有蔽賢之戮蓋姑進其用者而未用之人則聽其自為不遇而已其教之也不備其選之也不精宜人才之所以日衰也雖然惟其教訓之法不備

所以選舉之塗不精士生斯世蓋自為材而未嘗有所頼於上之人則所謂馬知賢才而舉之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而蔽賢之罰亦無所施矣

漢高祖十一年詔曰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為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既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

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為之駕（有賢者郡守身自往勸勉令至京師駕車遣之）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行狀年紀也）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文帝十五年詔諸侯王公卿郡守舉賢良能直言極諫者（詳見賢良方正考）

孝武元光元年冬初令郡國舉孝廉各一人

元朔五年制詔補博士弟子郡國縣官有好文學敬長上肅政教順鄉里出入不悖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與計偕詣太常得受業如弟子

按漢制郡國舉士其目大概有三曰賢良方正也孝廉也博士弟子也然是三者在後世則各自為科目其與鄉舉里選又自殊塗矣故姑載其立法之始略見於此而其詳各見本考

元光五年徵吏民有明當世之務習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計者上計簿使也郡國每歲遣詣京師上之偕者俱也令所徵之人與計者偕來而縣次給之食也

先時董仲舒對策曰臣愚以為使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後遂令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

元朔元年詔曰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由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必有我師今或闔郡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壅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

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有司奏議曰古者諸侯貢士壹適謂之好德適得其人再適謂之賢賢三適謂之有功廼加九錫不貢士壹則黜爵再則黜地三則黜爵地畢矣夫附下罔上者死附上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退此所以勸善黜惡也今詔書昭先帝聖緒令二千石舉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風易俗也不舉孝不奉詔當以不敬論不察廉不勝任也

當免奏可

按齊桓公內政之法與漢高皇孝武二詔俱爲舉賢設也觀其辭旨皆以爲人才之遺佚咎在公卿之蔽賢至立法以論其罪後來之法嚴繆舉之罰而限其塗轍者有之矣未有嚴不舉之罰而責以薦揚者也蓋古之稱賢能者皆不求聞達之士而後世之干薦舉者皆巧於奔競之人故法之相反如此國家待士之意固薄而士之不自重深可慨

也

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察一人四十萬以上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五人百二十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限以四科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足以決疑能按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決斷材任三輔縣令

孝昭元始五年詔舉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元鳯元年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疋遣歸

孝宣本始元年地震詔内郡國舉文學高第各一人

地節三年詔令郡國舉孝悌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元康元年詔博舉吏民厥身修正通文學明於先王之術宣究其意者各二人中二千石各一人

元康四年詔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舉茂材異倫之士

孝元初元三年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建昭四年臨遣諫大夫博士循行天下舉茂材特立之士

孝成河平四年日食遣光禄大夫博士行瀕河之郡舉淳厚有行能直言之士

陽朔二年奉使者不稱詔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鴻嘉二年詔舉淳厚有行義能直言者冀聞切言嘉謀正朕之不逮

永始二年日食臨遣大中大夫循行天下與部刺史舉淳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

元延元年詔以日食星隕北邊二十二郡舉勇猛知兵法者各一人

哀帝建平元年詔大司馬列侯將軍中二千石州牧守相舉孝悌淳厚能直言通政事延於側陋可親民者各

一人
四年詔將軍中二千石舉明兵法有大慮者
孝平元始元年以日食詔公卿將軍中二千石舉淳厚能直言者各一人
二年詔舉武勇有節明兵法郡一人詣公車　冬詔中二千石舉治獄平歲一人
五年召天下通知逸經古記天文歷算鐘律小學史篇方術本草及以五經論語孝經爾雅教授者在所為駕

一封輅傳遣詣京師至者數千人

東漢之制選舉於郡國屬功曹於公府屬東西曹於天臺屬吏曹尚書亦曰選部凡郡國守相視事未滿歲不得察舉孝廉以其未久不周知也東漢舉士多以孝廉詳見本考

建武六年詔舉賢良方正各一人以後並見本考

建武十二年詔三公舉茂材各一人光祿勲歲舉茂材四行各一人監察御史司隷州牧歲舉茂材一人四行謂淳厚質樸謙遜節儉也

章帝時所徵舉率皆特拜不復簡試士或矯飾誇議漸生乃詔曰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明真偽茂材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著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餘見孝廉考

時陳事者多言郡國貢舉率非功次故守職益懈而吏事寖疏咎在州郡有詔下公卿朝臣議大鴻臚韋彪上議曰夫國以簡賢為務賢以孝行為首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夫人才行少能相兼孟公綽

優於趙魏老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鍛鍊之吏持心近薄三代所以直道而行者在其所以磨之故也士宜以才行為先不可純以閥閱然其要在於選二千石二千石賢則貢舉皆得其人矣帝深納之

元和二年令郡國上明經者口十萬以上五人不滿十萬三人

安帝建光元年令公卿特進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

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元初元年詔三公特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守舉淳厚質直各一人

陳忠上疏曰嘉謀異策宜輙納用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宜垂省覽以廣直言之路書御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永初二年詔曰間者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遠求博選開不諱之路冀得至謀以鑒不逮而所對皆循尚浮言

無卓爾異聞其有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

順帝陽嘉元年除郡國耆儒十九人補郎舍人

二年又除京師耆儒年六十以上四十八人補郎舍人及諸王國郎

冲帝永嘉元年尚書令左雄議改察舉之法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文吏試章奏胡廣駁之詔從雄議詳見

孝廉
門

先公曰公府三公府也端門太微垣左右執法所舍即御史府猶近世御史臺覆試進士之法也試之公府而覆之端門此所以牧守不敢輕舉而察選清平也是法也胡廣首駮其非帝不從既行而廣出為濟陰大守首坐繆舉之罰蓋公正之法庸回者之所不便也左伯豪在當世風節剛勁舉雄者虞詡也雄所舉者周舉也觀舉雄者與雄所舉

者雄之為人可知矣得雄之為人雄之為法可知矣范史推其効驗至於傾而未顛決而未潰皆仁人君子心力之所為而陳蕃李膺之徒皆在雄法中所得之人其坐繆舉者胡廣輩爾

靈帝建寧元年詔郡國守相舉有道之士各一人

范曄論曰漢初詔舉賢良方正州郡察孝廉秀才斯亦貢士之方也中興以後復增淳朴有道賢能直言獨行高節質直清白淳厚之屬榮路既廣觖

望難裁自是竊名偽服寖以流競權門貴仕請謁繁興自左雄任事限年試才雖頗有不密固亦因識時宜而黄瓊胡廣張衡崔瑗之徒泥滯舊方互相詭駮循名者屈其短算實者挺其効故雄在尚書天下莫敢妄選十餘年間稱為得人斯亦效實之證乎順帝始以童弱反政而號令自出知能任使故士得用情天下喁喁仰其風采遂乃備玄纁玉帛以聘南陽樊英天子降寢殿設壇席尚書奉

引延問得失急登賢之舉虛降巳之禮於是處士
鄙生忘其拘儒拂巾衽褐以企旌車之招矣至乃
英能承風俊乂咸事若李固周舉之淵謨弘深左
雄黄瓊之政事正固桓焉楊厚以儒學進崔瑗馬
融以文章顯吳祐蘇章种暠欒巴牧民之良幹龎
參虞詡將帥之宏規王龔張皓虛心以推士張綱
杜喬直道以糾違郎顗陰陽詳密張衡機術特妙
東京之士於兹盛焉向使廟堂納其高謀疆埸宣

其智力帷幄容其謇辭舉措禀其成式則武宣之軌豈其遠而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可為恨哉逮孝桓之時碩德繼興陳蕃楊秉處稱賢宰皇甫張段出號名將王暢李膺彌縫衮闕朱穆劉陶獻替匡時郭有道獎鑒人倫陳仲弓弘道下邑其餘宏儒遠智高心潔行激揚風流者不可勝言而斯道莫振文武陵墜在朝者以正議嬰戮謝事者以黨錮致災往車雖折而來軫方遒所以傾而未顛

決而未潰豈非仁人君子心力之為乎

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錯雜詳覆無所

延康元年尚書陳羣以為天朝選用不盡人才乃立九

品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

識鑒者為之區別人物第其高下又制郡口十萬以上

歲察一人其有秀異不拘戶口其武官之選俾護軍主

之

州郡縣俱置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

臺省郎吏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有言行修著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或道義虧缺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銓第等級憑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其閥閱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黄初三年詔曰今之計考古之貢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後取士是呂尚周晉不顯於前世也其令郡國所選勿拘老幼儒通經術吏達文法到皆試用有司糾故不以實者

齊王嘉平初曹爽既誅司馬宣王秉政詳求理本中護軍夏侯元言曰夫官才用人國之柄也故銓衡專於臺閣上之分也孝行考乎閭巷優劣任之鄉人下之叙也夫欲清教審選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今令中正

但考行倫輩輩當行均斯可官矣行有大小比有高下則所任之次渙然别矣奚必使中正干銓衡之機於下而執機柄者有所委仗於上上下交侵以生紛錯哉且衆職之屬各有官長但使官長各以其屬能否獻之臺閣則據官長能否之第參以鄉閭德行之次擬其倫比勿使偏頗中正則唯考行迹别其高下審定輩類勿使升降而總之於臺閣官長所第中正所輩擬比隨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稱責負在外則内外相參得失有所庶

可靜風俗而審官才矣兼請除重設之官定服制之等
宣王辭不能改請俟於他賢
晉武帝泰始五年詔州郡舉勇猛秀異之才
散騎常侍傅元皇甫陶以為政教頹敝風俗不淳上
疏曰近者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
而天下賤守節其後綱維不攝而虛無放誕之論盈
於朝野使天下無復清議而亡秦之病復發於今陛
下聖德化鄰唐虞唯未舉清遠有禮之臣以敦風節

未退虛鄙以懲不恪也帝乃使元草詔進之元奏曰臣聞先王分士農工商以經國制事各一其業而殊其務自士以上子弟則為之立太學以教之選明師以訓之隨才優劣以之授用農以豐其食工以足其器商賈以通其貨故雖天下之大兆庶之衆而無游人在其間漢魏不定其分百官子弟不修經藝而務交游未知莅事而坐享天禄農工之業多廢或逐淫利而離其事徒繫名於太學然不聞先王之風今聖

政滋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游手多而親農者少工器不盡其宜臣以為宜亟定其制前皇甫陶上事欲令賜拜散官皆課使親耕天下享足食之利禹稷躬稼祚崇後代是以明堂月令著帝籍之制伊尹古之名臣耕於有莘晏嬰齊之大夫避莊公之難亦耕於海濵昔者聖帝明王賢佐俊士皆甞從事於耕農矣王人賜官宂散無事者不督使學則當使耕無縁放之使坐食百姓也今文武之官既

衆而賜拜不在職者又多加服役為兵不得耕稼當農者之半南面食禄者叅倍於前使冗散之官為農收其租税家得其實而天下之穀可以無乏矣虞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為九年之後乃有遷叙也故居官久則念立慎終之化不久則競為一切之政六年之限日月淺近不周黜陟陶之所上義合古制惟陛下裁之武帝甚善而終不能用於時雖風教頽失而無典制然時有清議尚能勸俗陳壽居喪

使女奴九檕積年沉廢郄詵篤孝以假葬違常降品一等其為懲勸如是其後中正任久愛憎由己而九品之法漸弊遂計官資以定品格天下惟以居位者為貴尚書僕射劉毅以九品者始因魏初喪亂是軍中權時之制非經久之典也宜用土斷復古鄉舉里選之法上疏曰夫九品有八損而官才有三難皆興替之所由也人物難知一也愛憎難防二也情偽難明三也今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意榮辱在手操人

主威福奪天朝權勢愛惡隨心情偽由己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公無考校之負私無告訴之忌損政之道一也置州郡者本取州里清議咸所歸服將以鎮異同一言議不謂一人之身了一州之才一人不審遂為坐廢若然雖宣尼之聖莫不有過則可廢何獨責於中人哉使是非之論横於州里嫌隙之讎結於大臣損政之道二也本立格制謂人倫有序若貫魚成次才德優劣倫輩有首尾也今之中正坐徇其

私推貴異之器使在九品之下負載不肖越在成人之首損政之道三也委以一國之重而無賞罰之防使得縱橫無所顧憚諸受枉者抱怨積久獨不蒙天地無私之德長壅蔽於邪人之銓損政之道四也古先政教崇鄉黨之義故得天下之人退而修本今一國之士多者千數或流徙異邦或給事殊方猶不識其面況能盡其才乎而中正知與不知將定品狀必采聲於臺府納毁於流言任已則有不識之弊聽受

則有彼此之偏所知以愛憎奪其平所不知者以人事亂其度既無鄉老紀行之議又非朝廷考績之課遂使為官之人棄近求遠背本趨末損政之道五也凡所以立品設狀者求人才而論功報也今於限當報雖職之高還附卑品無績於官而獲高叙是為抑功實而崇虛名也損政之道六也凡官不同事人不同能今九品不狀才能之所宜而以九等為例以品取人或非才能之所長以狀取人則為本品之所限

若狀得其實猶品狀相妨況不實者乎損政之道七也前九品詔書善惡必書以為褒貶今之九品所下不章其罪所上不列其善廢褒貶之義任愛憎之斷天下之人焉得不懈於德行而銳於人事乎損政之道八也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損臣以為宜罷中正除九品棄魏氏之弊法立一代之美制

按魏晉以來雖立九品中正之法然仕進之門則

與兩漢一而已或公府辟召或郡國薦舉或由曹掾積累而升或由世胄承襲而用大率不外此三四塗轍然諸賢之說多欲廢九品罷中正何也蓋鄉舉里選者採毀譽於衆多之論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黃於一人之口且兩漢如公府辟掾屬州郡選曹僚皆自薦舉而自試用之若非其人則非特累衡鑑之明抑且失倚毗之助故終不敢十分徇其私心至中正之法行則評論者自是一人擢用

者自是一人評論所不許則司擢用者不敢違其言擢用或非其人則司評論者本不任其咎體統脉絡各不相關故徇私之弊無由懲革又必限以九品專以一人其法太拘其意太狹其跡太露故趨勢者不暇舉賢如劉毅所謂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是也畏禍者不敢疾惡如孫秀為琅琊郡吏求品於清議王戎從兄衍衍將不許戎勸品之及秀得志朝士有怨者皆被害戎衍獨免是也快

恩讎者得以自恣如何劭初亡袁粲弔劭子岐岐
辭以疾粲曰今年決下婢子品是也又如陳壽遭
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見之鄉里以為貶坐是沉
滯累年謝惠連愛幸會稽郡吏杜德靈及居父憂
贈以五言詩十餘首坐廢不豫榮伍尚書僕射殷
景仁愛其才乃白文帝言臣小兒時便見此文而
論者云是惠連其實非也文帝曰若此便應通之
元嘉七年乃始為彭城王義康參軍閻纘父卒繼

母不慈纘恭事彌謹而母疾之愈甚乃誣纘盜父時金寶訟於有司遂被清議十餘年纘孝謹不怠母後意解更移中正乃得復品以此三事觀之其法甚嚴然亦太拘蓋人之履行稍虧者一入品目遂永不可以技拭湔滌則天下無全人矣況中正所品者未必皆當乎固不若採之於無心之鄉評以詢其履行試之以可見之職業而驗其才能一如兩漢之法也

東晉元帝制揚州歲舉二人諸州各一人時以天下喪亂務存慰勉遠方孝秀不復策試到即除署既經略粗定乃詔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其後孝秀莫敢應命有送至京師皆以疾辭

大興三年尚書孔坦議請普延五歲許其講習乃詔孝廉中至七年而秀才如故也

按孝廉諸科自東漢以來皆有策試之事夫以文墨小技而定其優劣已不足以稱其科名矣今觀

東晉之事則應舉者皆不能試之人且以孝廉秀才自名而必遲以五歲待其講習乃能預於試不亦有靦面目乎然觀惠帝永寧初王接舉秀才報友人書曰今世道交喪将遂剝亂而智識之士鉗口韜筆非榮此行欲極陳所言冀有覺悟會是歲三王舉義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才孝廉一皆不試接以為恨然則上下相蒙姑息具文其來久矣宜其皆欲僥倖於不試也

宋制丹陽吳會稽吳興四郡歲舉二人餘郡各一人凡州秀才郡孝廉至皆策試天子或親臨之及公卿所舉皆屬於吏部序才銓用凡舉得失各有賞罰失者其人加禁錮年月多少隨郡議制

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孝武即位仕者不拘長幼詳見舉官門

齊尚書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格五問並得為上四三為中二為下一不合與第謝超宗以為片辭折獄寸言

挫衆魯史褒貶孔論興替皆無俟繁而後秉裁夫表事之深折理之會豈必委牘方切理道非患對不盡問患以常文弗奇必使一通峻正寧劣五通而常與其俱奇一亦宜採詔從宰議因習宋代限年之制然而鄉舉里選不覈才德其所進取以官婚冑籍為先遂令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三十試吏故有增年矯貌以圖進者其時仕人皆厚結姻援奔馳造請浸以成俗至和帝時梁武帝為丞相上表曰前代選官皆立選簿應在貫魚

自有銓次冑籍升降行能臧否或素定懷抱或得之輿論故得簡通賔客無俟掃門頃代陵夷九流乖失其有勇退忘進懷質抱直者選部或以未經朝謁難於進用或有晦善藏聲自埋衡泌者又以名不表著絶其階緒必須書刺投狀然後彈冠則是驅廹廉撝奬成澆競愚謂自今選曹宜精隱覈依舊立簿使冠履無爽名實不違庶人識涯涘造請自息且聞中間立格甲族以二十登仕後門以過立試吏求之愚懷抑有未達何者設官

分職惟才是務若限歲登朝必增年就官故貌實幼童籍已踰立滓穢名教於斯為甚乃施行

梁初無中正制年二十五方得入仕天監中又制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者不得為官若有才同甘顏勿限年次至七年州置州重郡置郡宗鄉置鄉豪各一人專典搜薦無復膏梁寒素之隔普通七年詔凡州歲舉二人大郡一人

敬帝太平二年復令諸州各置中正仍舊放選舉皆須

中正押上然後量授不然則否

尚書左僕射沈約論曰漢末喪亂魏武始創軍中倉卒權立九品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代族高卑因此相沿遂爲成法自魏至晉莫之能改州都郡正以才品人而舉代人才升降蓋寡徒以憑籍代資用相凌駕都正俗士斟酌時宜品目多少隨事俯仰劉毅所云下品無高門上品無賤族也歲月遷訛斯風漸篤凡厥衣冠莫非二品自此已還遂成卑庶周漢之道

以智役愚臺隷參差用成等級魏晉以來以貴役賤士庶之科較然有辨夫人君南面九重懸絶陪奉朝夕義隔鄉士階闥之任宜有司存武帝天監中約又上疏曰頃自漢代本無士庶之别自非仕宦不至京師罷公卿牧守並還鄉里小人瞻仰以成風俗且庠校碁布傳經授受學優而仕始自鄉邑本於小吏幹佐方至文學功曹積以歲月乃得察舉人才秀異始為公府所辟遷為牧守入作台司漢之得人於斯為

盛今之士人竝聚京邑其有守土不遷見謂愚賤且當今士子繁多畧以萬計常患官少才多無以處秀才自别是一種任官非若漢代取人之例也假使秀才對五問可稱孝廉答一策能過此乃雕蟲小道非關理功得失以此求才徒虛語耳鴻臚卿裴子野又論曰書云貴貴為其近於君也天下無生而貴者是故道義可尊無擇負販苟非其人何取代族周衰禮壞政出臣下卿士大夫自相繼及非夫嗣嫡猶等家

臣且徒步匹夫見禮侯伯式閭擁篲無絕於時其後四方豪勢之家門客千數早身折節比食同袍雖相傾倚亦成風俗迄於二漢尊儒重道朝廷州里學行是先雖名公子孫還齊布衣之士士庶雖分而無華素之隔有晉以來其流稍改草澤高士猶厠清塗降及季年專稱閥閱自是三公之子傲九棘之家黄散之孫蔑令長之室轉令互爭銖兩所論必門户所議莫賢能苟且之俗成傲慢之禍作非所以敦弘退讓

厲德興化之道也

陳依梁制凡年未三十不得入仕唯經學生策試得第諸州迎主簿西曹左奏及嘗為挽郎得未壯而仕詳見舉官門

後魏州郡皆有中正掌選舉每以季月與吏部銓擇可否其秀才對策第居中上表叙之詳見舉官門

韓麒麟子顯宗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

實而朝廷但檢其有門地不復彈坐如此則可別貢門地以叙士人何假置秀孝之名或云代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代無周召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較其寸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

正始元年冬乃罷諸郡中正詳見舉官門

北齊選舉多沿後魏之制凡州縣皆置中正其課試之法中書策秀才集書策貢士考功郎中策廉良天子常

服乘輿出坐於朝堂中楹秀孝各以班草對字有脫誤者呼起立席後書有濫劣者飲墨水一升文理孟浪者奪席脫容刀

周武帝既平齊廣收遺佚乃詔山東諸州舉明經幹理者上縣六人中縣五人下縣四人至宣帝大成元年詔州舉高才博學為秀才郡舉經明行修者為孝廉上州上郡歲一人

隋文帝開皇七年制諸州歲貢三人工商不得入仕

杜正元開皇舉秀才試策高第時海内惟正元一人舉秀才餘常貢者隨例銓注訖正元獨不得進止曹司以策過楊素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為秀才刺史何忽妄舉此人素志在試退正元乃手題使擬司馬相如上林賦王褒聖主得賢臣頌班固燕然山銘張載劒閣銘白鸚鵡賦曰我不能為君住宿可至未時令就正元及時並了素大驚曰誠好秀才其弟正藏亦舉秀才蘇威監選時射策甲第者合奏曹司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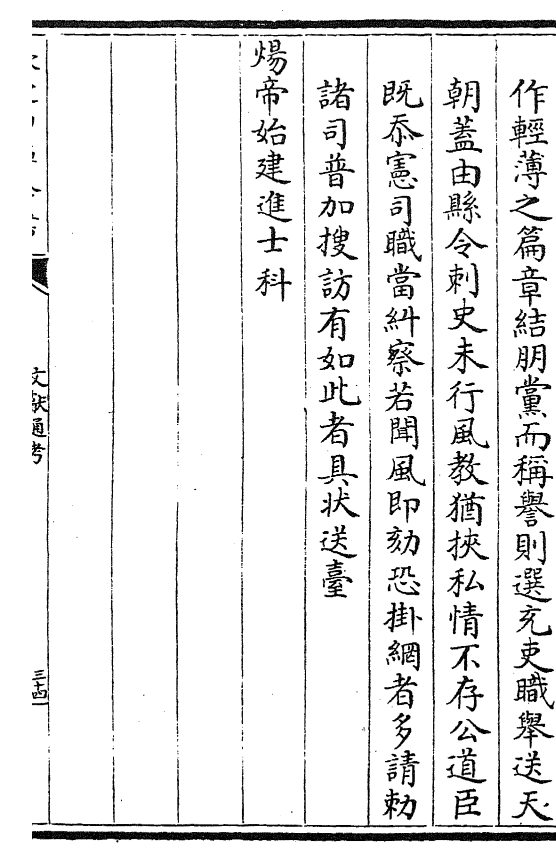
為别奏抑為甲科正藏訴屈威怒改為丙第正倫亦舉秀才隋世天下舉秀才不十人而正元一門三秀才

按常貢者不分優劣隨例銓注之人也舉秀才者文才傑出對策高第之人也隋雖有秀才之科而上本無求才之意下亦無能應詔之人間有一二則反訝之且嫉之矣楊素苛酷俗吏宜其疾視如此蘇威儒者也亦復沮抑正藏士生斯時何其不

幸耶

治書侍御史李諤以選才失中上書曰自魏之三祖更尚文詞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蟲之小藝下之從上有同影響競騁浮華遂成風俗江左齊梁其弊彌甚貴賤賢愚唯務吟咏遂復遺理存異尋虛逐微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代俗以此相高朝廷據玆擢士禄利之路既開愛尚之情愈篤於是閭里童昏貴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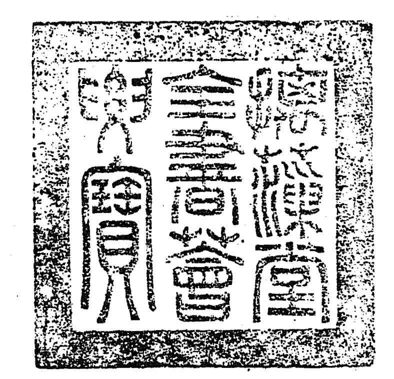
總丱未窺六甲先製五言捐本逐末流徧華壤遞相師祖澆漓愈扇及大隋受命聖道聿興是以開皇四年普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録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馬幼之上表華豔付所司理罪由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鑚仰墳素棄絶華綺擇先王之令典行大道於兹代如聞在外州縣仍踵獘風選吏舉人未遵典則至於宗黨稱孝鄉曲歸仁學必典謨交不茍合則擯落私門不加收齒其學不稽古逐俗隨時



作輕薄之篇章結朋黨而稱譽則選充吏職舉送天
朝蓋由縣令刺史未行風教猶挾私情不存公道臣
既忝憲司職當糾察若聞風即劾恐掛網者多請勅
諸司普加搜訪有如此者具狀送臺

煬帝始建進士科

文獻通考卷第二十八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李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三百四十九 史部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選舉考二

舉士

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要有三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進士有俊士有明法有明字有明

算有一史有三史有開元禮有道舉有童子而明經之別有五經有三經有二經有學究一經有三禮有三傳有史科此歲舉之常選也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焉　舉選不繇館學者謂之鄉貢皆懷牒自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屬僚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耆艾叙長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

凡秀才試方略策五道以文理通粗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為及等凡明經先帖文然後口試經問大義十條答時務策三道亦為四等凡開元禮通大義百條策三道者超資與官義通七十策通二者及第散試官能通者依正員凡三傳科左氏傳問大義五十條公羊穀梁傳三十條策皆三道義通七以上策通二以上為第白身視五經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凡史科每史問大義百條策三道義通

七策通二以上為第能通一史者白身視五經三傳有出身及前資官視學究一經三史皆通者獎擢之凡童子科十歲以下能通一經及孝經論語卷誦文十通者予官通七予出身凡進士試時務策五道帖一大經經策全通為甲第策通四帖過四以上為乙第凡明法試律七條令三條全通為甲第通八為乙第凡書學先口試通乃墨試說文字林二十條通十八為第凡算學録大義本條為問答明數造術詳明

術理然後為通試九章三條海島孫子五曹張丘建夏侯陽周髀五經筭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数帖讀十得九為第試綴術緝古録大義為問答者明数造術詳明術理無注者合數造術不失義理然後為通綴術七條緝古三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数帖讀十得九為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凡弘文崇文生試一大經一小經或二中經或史記前後漢書三國志各一或時務策五道經史皆試策十道經通六史及時

務策通三皆帖孝經論語共十條通六為第凡貢舉非其人者廢舉者校試不以實者皆有罰其教人取士著於令者大略如此而士之進取之方與上之好惡所以育材養士招徠奬進之意有司選士之法因時增損不同初秀才科等最高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凡四等貞觀中有舉而不第者坐其州長由是廢絶高宗時劉祥道上疏言唐有天下四十年未有舉秀才者請自六品以下至草野蓄加搜訪毋令赫赫

之辰斯舉遂絶開元二十四年以後復有此舉其時進士漸難而秀才本科無帖經及雜文之限反易於進士主司以其科廢久不欲收奬應者多落之三十年無及第者天寶初禮部侍郎韋陟始奏請有堪此舉者令官長特薦其常年舉送者並停自是士族所趣向唯明經進士二科而已

凡舉司課試之法帖經者以所習經掩其兩端中間開唯一行裁紙為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

或得四或得五或得六為通後舉人積多故其法益難務欲落之至有帖孤章絶句疑似參互者以惑之甚者或上抵其注下餘一二字使尋之難知謂之倒拔既甚難矣而舉人則有驅縣孫絶索幽隱為詩賦而誦習之不過十數篇則難者悉詳矣其於平文大義或多墻面焉

秀才之科久廢而明經雖有甲乙丙丁四科進士則甲乙二科自武德以來明經唯有丁第進士唯有乙

科而已　進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經倍之得第者十一二

其制詔舉人不有常科皆標其目而搜揚之試之日或在殿庭天子親臨觀之試已糊其名於中考之文策高者特授以美官其次與出身開元以後四海晏清士耻不以文章達其應詔而舉者多則二千人少不減千人所收百纔有一

高祖即位詔諸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

里稱者縣考試州長重覆歲隨方物入貢
高宗永徽二年始停秀才科
上元二年加試貢士老子策明經二條進士三條
天后表曰伏以聖緒出自玄元五千之文實惟聖教望請王公以下内外百官皆習老子道德經其明經咸令習讀一准孝經論語所司臨時策試從之
永隆二年考功員外郎劉思立言明經多抄義條進士唯誦舊策皆亡實才而有司以人數充第乃詔自今明

經試帖十得六以上進士試雜文二篇通文律者然後試策

武后載初元年二月策問貢人於洛城殿數日方了殿前試人自此始

致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既試於南宫已精其較選而又試之殿廡是以南宫為不足信邪其先所第名必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耳故先正

富文忠公請罷殿試其說甚當然未能有行焉無亦悅其名以謂親屈帝尊策天下士其褎然為舉首者天子所親擢歟夫南宫禮闈遴選文學卿大夫使司衡鑑嚴莫甚焉以是為未也重複試之於是上者或下後者或先前日所考殆成虛設古者明試以言豈其若是之勞且玩也又況事始自僭竊亂淫之武后可不革哉

按致堂之言固善然武后所試諸路貢士葢如後

世之省試非省試之外再有殿試也唐自開元以
前試士未屬禮部以考功員外郎主之武后自詭
文墨故於殿陛間下行員外郎之事
右補闕薛謙光上疏言令之舉人有乖事實或明詔
試令搜揚則驅馳府寺請謁權貴陳詩奏記希咳唾
之澤摩頂至足冀提携之恩故俗號舉人爲覔舉夫
覔者自求之稱非人知我之謂也故選曹授職諠囂
於禮闈州郡貢士諍訟於陛闥謗議紛紜寖成風俗

今夫舉人詢於鄉閭歸於里正而已雖跡虧名教罪加刑典或冐籍竊資邀勲盜級假其賄賂即為無犯設如才應經邦唯令試策武能制敵只驗彎弧昔漢武見司馬相如賦恨不同時及置之朝廷終文園令知其不堪公卿之任故也呉起將戰左右進劍起曰將者提攜桴鼓臨難決疑一劔之任非將事也然則虛文豈足以佐時善射豈足以克敵要在文察其行能武觀其勇略而已又漢法所舉之主終身保任今

宜寬平年限容其採訪稱職者受薦賢之賞濫舉者
抵欺罔之罪自然舉得才行君子道長矣
長壽二年太后自製臣範兩卷令貢舉人習業停老子
中宗神龍初制貢舉人停習臣範依前習老子
玄宗時詔舉人減尚書論語策而加試老子
按六經孔孟之説有國家者所當表章為士者所
當習業也老氏豈得以並之武后假聖緒之説狐
媚其君及其竊位則復以其所自著所謂臣範者

同之六籍以易老子夫鹿聚之醜牝晨之禍豈足以垂世立範乎

長壽三年左拾遺劉承慶上疏曰伏見比年以來天下諸州所貢物至元日皆陳在御前唯貢人獨於朝堂列拜則金帛羽毛升於玉階之下賢良文學棄彼金門之外恐所謂貴財而賤義重物而輕人伏請貢人至元日列在方物之前以備充庭之禮制可

𤣥宗開元五年始令鄉貢明經進士見訖國子監謁先

師學官開講問義有司為具食清資五品以上官及朝集使皆往閲禮焉　又令諸州貢舉省試不第願入學者聽勅諸州貢士上州歲三人中州二人下州一人必有才行不限其數

開元十七年國子祭酒楊瑒上言伏聞承前之例每年應舉常有千數及第兩監不過一二十人臣恐三千學徒虛費官廩兩監博士濫糜天禄臣竊見入仕諸色出身每歲尚二千餘人方於明經進士多十餘倍則是服

勤道業之士不及胥吏之得仕也陛下設學校務以勸進之有司為限約務以黜退之臣之微誠實所未曉今監司課試十已退其八九考功及第十又不收一二若長以為限恐儒風漸墜小道將興若以出身人多應須諸色都減豈在獨抑明經進士也上然之瑒又言主司帖試明經不務求述作大旨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從之

洋州刺史趙匡舉選議曰漢朝用人自詔舉之外其

府寺郡國屬吏皆令自署故天下之士脩身於家而辟書交至以此士務名節風俗用脩魏氏立九品之制中正司之於是族大者第高而寒門之秀屈矣國朝舉選用隋氏之制歲月既久其法益訛夫才智因習就固然之理進士者時共貴之主司襃貶實在詩賦務求巧麗以此為賢溺於所習悉昧本原欲以啓導性靈獎成後進斯亦難矣故士林鮮體國之論其弊一也又人之心智蓋有涯分而九流七略書籍無

窮主司徵問不立程限故脩習之時但務鈔略比及就試偶中是期業無所成固由於此故當代寡人師之學其弊二也疏以釋經蓋筌蹄耳明經讀書勤勞已甚既口問義又誦疏文徒竭其精華習不急之業而當代禮法無不面墻及臨人決事取辦胥吏之口而已所謂所習非所用所用非所習者也故當官少稱職之吏其弊三也舉人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故没齒而不登科者甚衆其事難其路隘也如此而

雜色之流廣通其路也此一彼十此百彼千揆其秩序無所差降故受官多底下之人修業抱後時之歎待不才者何厚處有能者何薄崇末抑本啟昏窒明故士子舍學業而趨末伎其弊四也收人既少則爭第急切交馳公卿以求汲引毁訾同類用以爭先故業因儒雅行成險薄非受性如此勢使然也浸以成俗虧損國風其弊五也大抵舉選人以秋初就路春末方歸休息未定聚粮未辦即又及秋正業不得脩

習益令藝能淺薄其弊六也覊旅往來糜費實甚非唯妨闕正業蓋亦隳棄其舊産未及數舉索然以空其弊七也貧窶之士在遠方欲力赴京師而所冀無際以此揆度遂至沒身使茲人有抱屈之恨國家有遺才之缺其弊八也官司運江淮之儲計五費其四乃達京邑芻薪之貴又十倍四方而舉選之人每年攢會計其人畜蓋將數萬無成而歸十乃七八徒令闕中煩耗其弊九也為官擇人唯才是待今選司量格

並格之以年數合格者判雖下劣一切皆收如未合格而應科目者纔有小瑕莫不見棄故無能之士祿以例臻才俊之流坐成白首此非古人求賢審官之義亦已明矣其弊十也選人不約本州所試悉令聚於京師人既浩穰文簿繁雜因此渝濫其事百端故俗間相傳云入試非正身十有三四赴官非正身十有二三此又弊之尤者今若未能頓除舉選以從古制且稍變易以息弊源則官多佳吏風俗可變

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帝以員外郎望輕遂移貢舉於禮部以侍郎主之禮部選士自此始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

開元二十五年勅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

天寶六載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言其姦惡建言舉人多

卑賤愚憒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長官精加試練灼然超絕者具名送省委尚書覆試御史中丞監之取名實相副者聞奏旣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賀野無遺賢

按溫公通鑑載此事於天寶六載然以唐登科記考之是年進士二十三人風雅古調科一人不知何以言無一人及第也當考

天寶十二載勑天下罷鄉貢舉人不由國子及郡縣學

者勿舉送

十四載復鄉貢

肅宗乾元初中書舍人李揆兼禮部侍郎言主司取士多不考實徒峻其隄防索其書策殊不知藝不至者居文史之圃亦不能摛其詞藻深昧求賢之意及試進士文章日於庭中設五經諸史及切韻本於牀而引貢士謂之曰大國選士但務得才經籍在兹請恣尋檢

舒元輿舉進士見有司鉤校苛切既試尚書雖水炭

脂炬飱具皆人自將吏一唱名乃得入列棘圍席坐

廡下因上書言古貢士未有輕於此者且宰相公卿

由此出而有司以隸人待之誠非所以下賢意羅棘

遮截疑其為姦又非所以求忠直也

吳氏能改齋漫録曰杜陽編記舒元輿進士既試

脂炬人皆自將以余考之唐制如此耳故廣記云

唐制舉人試日既暮許燒燭三條韋永貽試日先

畢作詩云褒衣博帶滿塵埃獨上都堂納卷回逢

巷幾時閒吉説棘籬何日郄重来三條燭盡鐘初動七轉丹成鼎未開殘月漸低人擾擾不知誰是謫僊才又云白蓮千朶照廊明一片昇平雅頌聲才唱第三條燭盡南宫風月畫難成而舊說亦言舉人試日已晚主文權德輿於簾下戲云三條燭盡燒殘舉子之心舉子遽答云八韻賦成驚破侍郎之膽故國史實正固傳舊制夜試以二燭為限晉長興二年改令晝試正固以短晝奏復夜試周

廣順中竇儀奏復用晝乃知本朝循周不許見燭
代宗廣德二年賈至為侍郎建言歲方艱歉舉人赴省
者兩都試之兩都試人自此始
寶應二年禮部侍郎楊綰言進士科起隋大業中是
時猶試策高宗朝劉思立加進士雜文明經塡帖故
為進士者皆誦當代之文而不通經史明經者但記
帖括又投牒自舉非古先哲王側席待賢之道請依
古察孝廉其鄉閭孝友信義廉耻而通經者縣薦之

州州試其所通之學送於省自縣至省皆勿自投牒其到狀保辨識牒皆停而所習經取大義聽通諸家之學每問經十條對策三道皆通為上第吏部官之經義通八策通二為中第與出身下第罷歸論語孝經孟子兼為一經其明經進士及道舉並停詔議之給事中李栖筠等議曰三代之選士任賢皆考實行是以風俗淳一運祚長遠漢興監其然尊儒術尚名節雖近戚竊位強臣擅權弱主外立母后專政而亦

能終彼四百豈非學行之效邪魏晉以来專尚浮優德義不脩故子孫速顛享國不永也今綰所請實為正論然自晉室之亂南北分裂人多僑處必欲復古鄉舉里選竊恐未盡請兼廣學校以明訓誘雖京師州縣皆立小學兵革之後生徒流離儒臣師氏禄廩無向請增博士員厚其廩稍選通儒碩生間居其職十道大郡置太學館遣博士出外兼領郡官以敎生徒保桑梓者鄉里舉焉在流寓者庠序推焉朝而行

之夕見其利而衆論以為舉進士久矣廢之恐其失

業乃詔明經進士與孝廉兼行

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弊至唐極矣王公大人巍然

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

戴破帽騎蹇驢未到門百步輙下馬奉幣刺再拜

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已如

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温卷如是而

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

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此不獨爲士者可鄙其時

之治亂葢可知矣

德宗貞元十八年勅明經進士自今以後每年考試所

收人明經不得過一百人進士不得過二十人如無其

人不必要滿此數

十九年勅禮部舉人自春以來久愆時雨念其旅食京

邑貲用屢空其禮部舉今年宜權停

博士韓愈上狀曰伏見今月十日勅今年諸色選舉

宜權停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絶其來者所以省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為十口之家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馬不當京師百萬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誠未為有所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家必有儲蓄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

一則遠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人失職歟然則人之失職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災也

憲宗元和時明經停口義復試墨義十條五經取通五明經通六其嘗坐法及為州縣小吏雖藝文可采勿舉初開元時禮部考試畢送中書門下詳覆其後中廢侍郎錢徽所舉送覆試多不中選由是貶官而舉人雜文復送中書門下長慶三年侍郎王起言故事禮

部已放榜而中書門下始詳覆今請先詳覆而後放榜議者以為起雖避嫌然失貢職矣

錢徽傳徽為禮部侍郎宰相段文昌以所善楊渾之諉徽求致第籍渾之者憑子也多納古帖祕畫於文昌徽不從文昌怒即奏徽取士以私乃詔覆試徽坐貶之

洪氏容齋隨筆曰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

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駮
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
論此事大畧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
甚衆蓋以禮部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宵得通
宵則思慮必周用書策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
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
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駮放公亮等勑文
以為孤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閱其程試之文多

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又曰髙鍇為禮部侍郎知貢舉閲三歲頗得才實始歲取四十人才益少詔減十人猶不能滿此新唐書所載也按登科記開成元年中書門下奏進士元額二十五人詔加四十人奉勅依奏是年及二年三年鍇在禮部每舉所放各四十人至四年始令每年放三十人為定則唐書所云誤矣摭言載鍇第一榜裴思謙以仇士良關節取狀頭鍇庭

譴之思謙佪顧厲聲曰明年打脊取狀頭第二年鍇知舉誡門下不得受書題思謙自攜士良一緘入貢院既而易紫衣趍至階下白曰軍容有狀薦裴思謙秀才鍇接之書中與求巍峩鍇曰狀元已有人此外可副軍容意旨思謙曰卑吏奉軍容處分裴秀才非狀元請侍郎不放鍇俯首良久曰然則略要見裴學士思謙曰卑吏便是也鍇不得已遂從之思謙及第後宿平康里賦詩云銀釭斜背

解明瑎小語低聲賀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来新惹桂枝香然則思謙踈俊不覊之士耳鍇狥兄瑎之意以為舉首史謂頗得才實恐未盡然先是太和三年鍇為考功員外郎取士有不當監察御史姚中立奏停考功別頭試六年侍郎賈餗又奏復之事見選舉志

按唐科目考校無糊名之法故主司得以採取譽望然以錢徽高鍇之事觀之權倖之囑託亦可畏

也東漢及魏晉以来吏部尚書司用人之柄然其時諉曰取行實甄材能故為尚書者必使久於其任而後足以察識今唐人禮部所試不過於寸晷之間程其文墨之小技則所謂主司者當於將試之時擇士大夫之有學識操守者俾主其事可矣不必專以禮部為之今高鍇之為侍郎知貢舉也至於三年仇士良之挾勢以私裴思謙也至於再囑於是鍇亦不能終拂亮璫以取禍矣此皆預設

與久任之弊也

元和中中書舍人李肇撰國史補其略曰進士為時所尚久矣是故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而出者終身為文人故爭名常為時所弊其都會謂之舉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進士互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近年及第未過關試皆稱新及第進士所以韓中丞儀嘗有知聞近過關試儀以一篇紀之曰短行軸了付三銓休把新銜惱必先今日便稱前進士好留春色與明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府考而升之者謂之等第外

府不試而貢者謂之拔解然拔解亦須預託人為詞賦非謂白薦將試各相保謂之合保羣居而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價謂之還往既捷列名於慈恩寺塔謂之題名大讌於曲江亭子謂之曲江會曲江大會在關試後亦謂之關宴宴後同年各有所之亦謂之離會籍而入選謂之春闈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匿名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業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夏課亦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也其風俗繫於先達其制置存於

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有十二三登顯列十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倚有焉

永徽之後以文儒亨達鮮不由兩監者於時場籍先兩監而後鄉貢蓋以朋友之臧否文藝之優劣切磋琢磨匪朝伊夕抑揚去就與衆共之故也

天府解送自開元天寶之際率以在上十人謂之等第必求名實相副以滋教化之原小宗伯倚而選之

或至渾化不然十得七八苟異於是則往往牒貢院請落由曁咸通乾符則為形勢吞嚼故廢置不定

同華解衆推利市與京兆無異若首送無不捷者

諫議大夫殷侑言三史為書勸善懲惡亞於六經比來史學多廢至有身處班列而朝廷舊章莫能知者於是立史科及三傳科

文宗太和八年宰相王涯以為禮部取士乃先以榜示中書非至公之道自今一委有司以所試雜文鄉貫三

代名諱送中書門下

唐衆科之目進士為尤貴而得人亦最為盛歲貢常不減八九百人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艱難謂之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 先是進士試詩賦及時務策五道明經策三道建中二年中書舍人趙贊權知貢舉乃以箴論表讃代詩賦而皆試策三道太和八年禮部復罷進士議論而試詩賦文宗從

内出題以試進士謂侍臣曰吾患文格浮薄昨自出題所試差勝乃詔禮部歲取登第者三十人苟無其人不必充其數時文宗好學嗜古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嫉進士浮薄屢請罷之帝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因得不罷

容齋洪氏隨筆曰唐以賦取士而韻數多寡平仄次叙元無定格故有三韻者花蕚樓賦以題為韻是也有四韻者蓂莢賦以呈瑞聖朝舞馬賦以奏

之天庭丹甑賦以國有豐年泰階六符賦以元亨
利貞為韻是也有五韻者金莖賦以日華川上動
為韻是也有六韻者水止䰠䰢人鏡三統指歸信
及豚魚洪鐘待撞君子聽音東郊朝日蜡日祈天
宗樂德訓胄子諸篇是也有七韻者日再中射已
之鵠觀紫極舞五聲聽政諸篇是也八韻有二平
六仄者六瑞賦以儉故能廣被褐懷玉日五色賦
以日麗九華聖符土德徑寸珠賦以澤浸四荒非

寶遠物為韻是也有三平五仄者宣耀門觀試舉

人以君聖臣肅謹擇多士懸法象魏以正月之吉

懸法象魏元酒以薦天明德有古遺味五色土以

王子畀封依以建社通天臺以洪臺獨出浮景在

下幽蘭以遠芳襲人悠久不絕日月合璧以兩耀

相合侯之不差金杌以直而能一斯可制動為韻

是也有五平三仄者金用礪以商高宗命傅說之

官為韻是也有六平二仄者旗賦以風卷雲舒軍

容清肅為韻是也自太和以後始以八韻為常唐
莊宗時常覆試進士翰林學士承旨盧質以后從
諫則聖為題以堯舜禹湯傾心求過為韻舊例賦
韻四平四仄質出韻乃五平三仄大為識者所誚
豈非是時已有定格乎國朝太平興國三年九月
始詔自今廣文館及諸州府禮部試進士賦并以
平仄次用韻其後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九年中書門下奏面奉進止令條流進士數及減下諸

色入仕人等進士准太和四年格及第每年不過二十五人今請加至四十人明經准太和八年勅減下人數外及第不得過一百一十人今請再減下十人

武宗會昌五年舉格節文公卿百家子弟及京畿内士人寄客外州府舉士人等修明經進士業者並隷名所在監及官學仍精加考試所送人數其國子監明經舊格每年送三百五十人今請送二百人進士依舊格送三十人其隷名明經亦請送二百人其宗正寺進士送

二十人其東監同華河中所送進士不得過三十人明經不得過五十人其鳯翔山南西道東道荆南鄂岳湖南鄭滑浙西浙東鄜坊宣商涇邠江南江西淮南西川東川陜虢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五人明經不得過二十人其河東陳許汴徐泗易定齊徳魏博澤潞幽孟靈夏淄青鄆曹兖海鎮冀麟勝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一十人明經不得過十五人金汝鹽豐福建黔府桂府嶺南安南邕容等道所送進士不得過七人明經不

得過十人其諸支郡所送人数請申觀察使為解都送不得諸州各自申解諸州府所試進士雜文據元格並合封送省准開成三年五月三日勅落下者今緣自不送所試以来舉人公然按解今諸州府所試各須封送省司檢勘如病敗不近詞理州府妄給解者試官停見任

時宰相李德裕尤惡進士初舉人既及第綴行通名詣主司第謝其制序立西階下北上東向主人席東

階下西向諸生拜主司答拜乃敘齒謝恩遂升階與
公卿觀者皆坐酒數行乃赴期集又有曲江會題名
席至是德裕奏國家設科取士而附黨背公自為門
生自今一見有司而止其期集參謁曲江題名皆罷
德裕嘗論公卿子弟豔於科舉武宗曰向聞楊虞卿
兄弟朋比貴勢妨平進之路昨黜楊知至鄭朴等抑
其太甚耳有司不識朕意不放子弟即過矣但取實
藝可也德裕曰鄭肅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應舉臣

無名第不當非進士然臣祖天寶末以仕進無他岐勉彊隨計一舉登第自後家不置文選蓋惡其不根藝實然朝廷顯官須公卿子弟為之何者少習其業目熟朝廷事臺閣之儀不教而自成寒士縱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閑習也則子弟未易可輕德裕之論偏異蓋如此然

進士科當唐之晚節尤為浮薄世所共患也

宣宗大中元年禮部侍郎魏扶放及第二十三人續奏堪放及第三人封彥卿崔琢鄭延休等皆以文藝為衆

所知其父皆在重任不敢選取其所試詩賦並封進奉進止令翰林學士戶部侍郎知制誥韋琮等考盡合程度其月二十三日奉進止並付所司放及第有司考試秖合在公如涉徇私自有刑典從今以後但依常例取捨不得别有奏聞

懿宗咸通四年進士皮日休上疏請以孟子為學科曰

臣聞聖人之道不過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今國家有業莊列

之書者亦登於科其誘善也則深而懸科也未正伏望
命有司去莊列之書以孟子為主有能精通其義者其
科選視明經同不報
昭宗天復元年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
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巳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
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
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
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

祕書省正字象宗希顔可太子校書

洪氏容齋隨筆曰朐宗當斯時亂離極矣尚能眷眷於寒儒甚可書也摭言云上新平内難聞放進士甚喜特授官制詞曰念爾登科之際當予反正之年宜降異恩各膺寵命時謂此舉為五老榜

唐登科記總目

高祖武德元年上書拜官一人

二年三年四年不貢舉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四人
六年進士四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六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九年秀才二人進士七人
太宗貞觀元年秀才二人進士四人
二年米貴不舉貢
三年秀才二人進士五人

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

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五人

六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二人

七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三人

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九人

九年進士六人

十年進士十一人

十一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十二年秀才一人進士十一人

十三年秀才二人進士十七人

十四年秀才一人進士五人

十五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十六年不貢舉

十七年進士十五人

十八年秀才一人進士二十四人

十九年秀才三人上書拜官一人

二十年秀才一人進士三人

二十一年進士七人

二十二年進士九人

二十三年秀才一人進士八人

高宗永徽元年秀才一人進士十四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其年始停秀才舉

三年四年不貢舉應制及第三人

五年進士一人

六年進士四十三人應制一人

顯慶元年進士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人

三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

五年進士十四人上書拜官一人

六年進士五人召拜官一人

龍朔二年進士八人

三年不貢舉

麟德元年進士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並落下

乾封元年幽素舉十二人

二年進士五人

總章元年進士二十六人

二年不貢舉

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

二年三年不貢舉

四年進士七十九人

上元元年進士五十七人重試及第十一人

上元二年進士四十五人別敕二人續試三人

儀鳳元年不貢舉諸科四人

二年不貢舉上封拜官一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調露元年不貢舉

二年進士一人

永隆二年進士一人

開耀二年進士五十五人重試及第十八人

永淳二年進士五十五人

嗣聖二年進士十三人重試三十六人

武后光宅元年進士十六人上書拜官併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五十九人

垂拱元年進士二十二人再取五人

二年進士四人

三年進士六十五人

四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三十人

永昌二年進士神都六人西京二人諸科一人

二年神都十二人西京四人諸科五人

三年進士十六人

長壽二年進士十八人減策及第一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延載二年進士二十二人
證聖元年不貢舉諸科一人
天册萬歲二年進士二十七人南郊舉及第三人
萬歲通天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二人
聖歷元年進士二十二人
二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二十人

久視二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人

大足元年進士二十七人

二年不貢舉諸科十人

長安二年進士二十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四人

四年四十一人續奏四人

中宗神龍元年進士六十一人重試及第十二人諸

科二十九人

二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三十九人

景龍元年進士四十八人諸科三人

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六人

三年不貢舉諸科八人

睿宗景雲元年進士五十二人

二年諸科五十六人

延和元年進士三十七人

玄宗先天元年諸科二十七人

開元元年進士七十一人重奏六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一人
四年進士十六人上書及第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
六年進士三十二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八人
八年進士五十七人

九年進士三十八人
十年進士三十三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一人
十二年進士二十一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
十五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
十六年進士二十人
十七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

十八年進士二十六人

十九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二十年進士二十四人

二十一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

二十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九人

二十三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五人

二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

二十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

二十六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十七年進士二十四人諸科五人

二十八年進士十五人諸科五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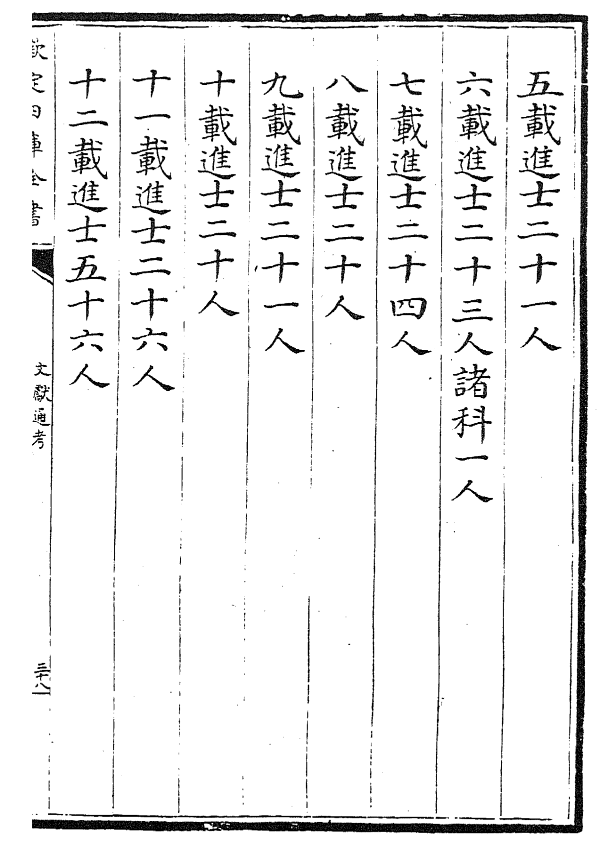
二十九年進士十三人諸科四人

天寶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二年進士二十六人

三載進士二十九人

四載進士二十五人



五載進士二十一人

六載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一人

七載進士二十四人

八載進士二十人

九載進士二十一人

十載進士二十人

十一載進士二十六人

十二載進士五十六人

十三載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一人
十四載進士二十四人
十五載進士三十三人
肅宗至德二載進士二十二人江淮六人成都府十
六人江東七人
乾元元年進士二十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
三年進士二十六人

上元元年進士二十九人

代宗寶應元年停貢舉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

廣德二年進士十三人又十二人

永泰元年進士二十七人

二年兩都共二十六人

大歷二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三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二十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
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四人
八年進士三十四人諸科五人
九年進士三十二人
十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十一年進士十四人

十二年進士十二人

十三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人

德宗建中元年進士二十一人諸科二十七人

二年進士十七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三人

興元元年進士五人

貞元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二十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五人

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二十六人

五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五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二人

八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八人

九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八人

十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十六人

十一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八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

十三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

十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九人

十五年進士十七人諸科四人

十六年進士十九人諸科八人

十七年進士十八人諸科八人
十八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三人
十九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六人
順宗永貞元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憲宗元和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三十六人
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一人
三年進士十九人諸科二十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二人

六年進士二十人諸科十三人

七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四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二人

九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十一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四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四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二人諸科十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十二人

十五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三人

穆宗長慶元年進士三十三人駁下十人重試十四人諸科三十八人

二年進士二十九人諸科十人

三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九人

四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敬宗寶歷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三十二人
二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二人
文宗太和元年進士三十三人諸科十五人
二年進士三十七人諸科三十六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二十六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六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八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一人

九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五人

開成元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

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三人

三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七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八人

武宗會昌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六人
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三年進士二十二人諸科十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五人續放一人諸科七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覆試落下八人諸科五人
六年進士十六人諸科五人
宣宗大中元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十人
二年進士二十二人諸科十七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三人

五年進士二十七人又三十人諸科二十二人

六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五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五人

十一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十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四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三人

懿宗咸通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十一人

五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九人

六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八人

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十七人

八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十人

九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十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一年停舉

十二年進士四十人諸科九人

十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十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十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僖宗乾符二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一人
四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八人
六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九人
七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十四人

廣明二年進士十二人續賜第二人

中和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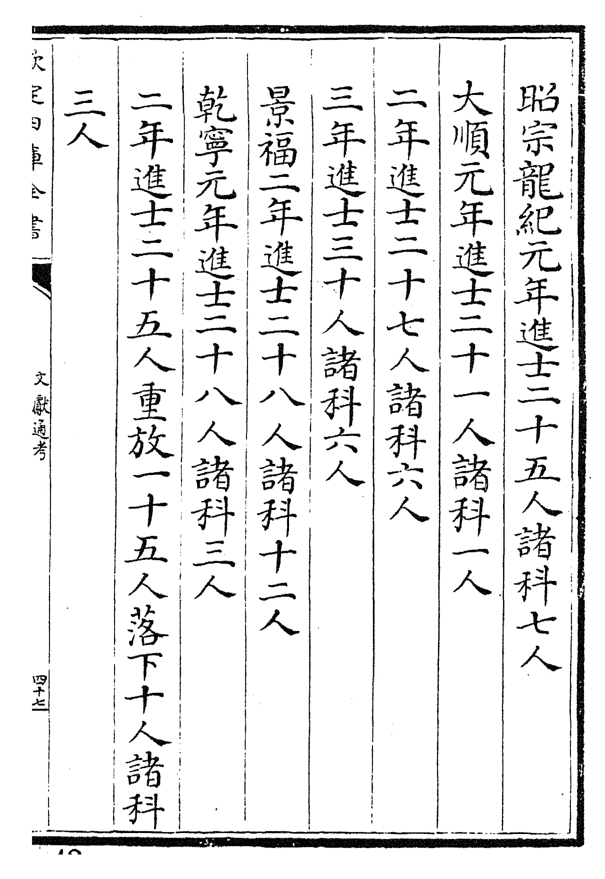
四年停舉

五年進士三十五人諸科二人

光啓二年進士九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一人

四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一人



昭宗龍紀元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七人

大順元年進士三十一人諸科一人

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六人

三年進士三十人諸科六人

景福二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十二人

乾寧元年進士二十八人諸科三人

二年進士二十五人重放一十五人落下十人諸科三人

三年進士十二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三人
五年進士三十人諸科一人
光化二年進士二十七人諸科一人
三年進士三十六人諸科二人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三人
天復二年三年停舉
四年進士二十六人諸科一人

天祐二年進士二十三人諸科二人

三年進士二十五人諸科四人

四年進士二十人諸科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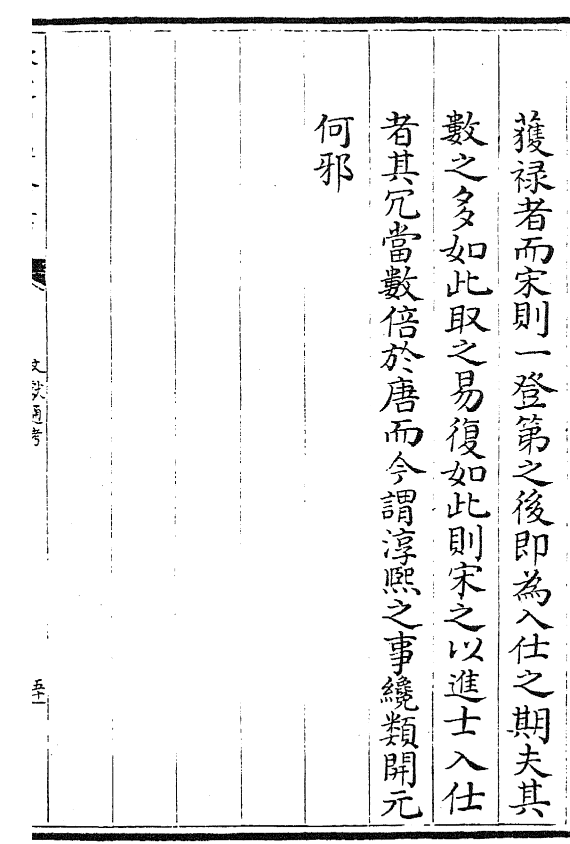
右唐二百八十九年逐歲所取進士之總目

按昌黎公贈張童子序言天下之以明二經舉其得升於禮部者歲不下三千人謂之鄉貢又第其可進者屬之吏部歲不及二百人謂之出身然觀登科記所載雖唐之盛時每年禮部所放進士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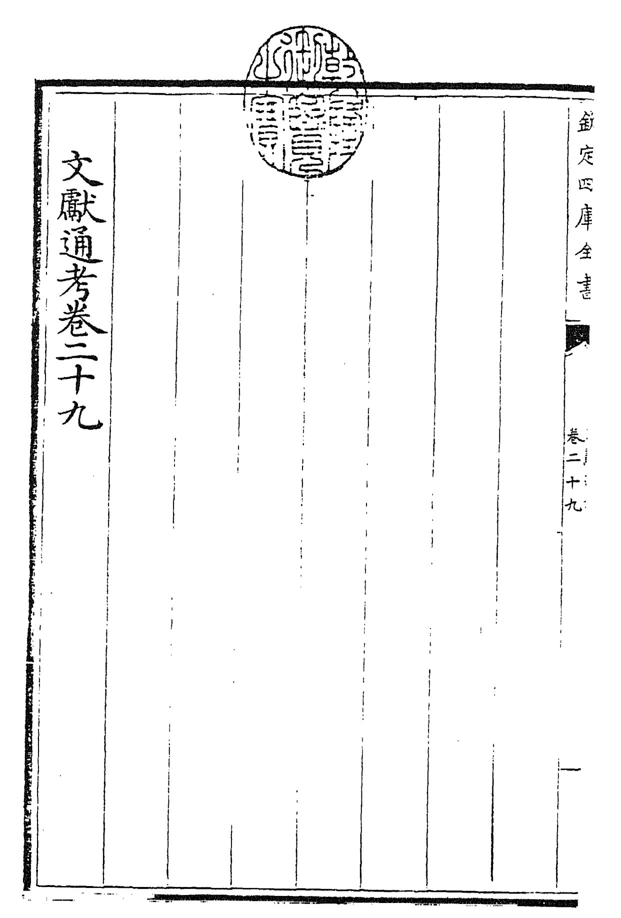
諸科未有及五七十人者與昌黎所言不合又開
元十七年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
又太和敕進士及第不得過四十人明經不得過
百一十人然記所載逐年所取人數如此則元未
嘗過百人固不必為之限也又明經及第者姓名
尤為寥寥今日不得過百一十人則是每科嘗過
此數矣豈登科記所載未備而難憑邪唐史摭言
載華良入為京兆解不第以書讓考官曰聖唐有

天下垂二百年登進士科者三千餘人以此證之則每歲所放不及二十人也登科記不誤矣又按容齋隨筆言唐開元間國子祭酒楊瑒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經進士及第每年不過百人切見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不應獨抑明經進士當時以其言為然淳熙九年大減任子員數是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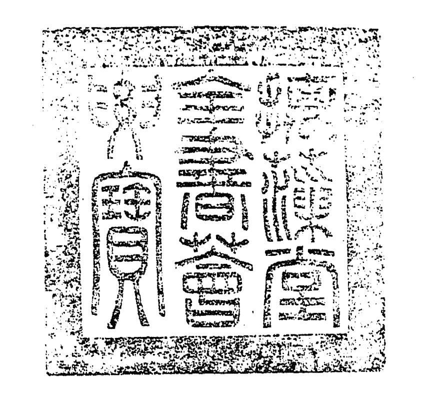
吏部四選開具以三年為率文班進士大約三四百人任子文武亦如之而恩倖流外蓋過二千之數甚與開元類也今考唐每歲及第者極盛之時不能五十人姑以五十人為率則三歲所放不過百五十人而宋自中興以後每科進士及第動以四五百人計蓋倍於唐有餘矣又唐士之及第者未能便解褐入仕尚有試吏部一關韓文公三試於吏部無成則十年猶布衣且有出身二十年不



獲祿者而宋則一登第之後即為入仕之期夫其數之多如此取之易復如此則宋之以進士入仕者其冗當數倍於唐而今謂淳熈之事纔類開元何邪



文獻通考卷二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録監生臣周元